

言，關於口罩的記憶往往要追溯到 2003 年「非典」疫情（SARS）以及近些年冬季出現的霧霾天。然而，口罩從未有過像今天這樣顯赫的位置：由於新冠病毒具有的強烈傳染性，口罩瞬間成為中國人生活中的搶手貨和硬通貨。平時少有人問津的口罩，片刻間變成每個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當國內「罩」難求時，許多海外華人華僑以及留學生自發組織起了「掃街」買口罩行動，採購了各種款式的醫用口罩郵寄回國；當全球口罩緊缺時，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又為世界各國支援了大量口罩。在這期間，發生了許多圍繞口罩的趣事，比如捐贈口罩時的詩詞寄語、佩戴和摘掉口罩的方法辯論、口罩與時尚穿搭指南等。大街小巷，線上線下，人們紛紛炫耀般地討論着關於口罩的各種話題。如果讓全民選出一件 2020 年最受老百姓關注的生活物品，那一定非口罩莫屬。

## 一、口罩的前世今生

我們所熟悉的口罩（英語：mask 或 face mask）通常指的是用於遮掩口鼻的防護用具。它的基本樣式也比

2020 年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讓所有人措手不及，卻讓口罩大顯身手。這件原本在人們生活中存在感不強的小物件一下子 C 位出道，搖身一變成了人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口罩，不僅是每個人保護自己與家人的防護用具，甚至還是人們行走江湖、接觸社會的必需通行證。其實，戴口罩是一個既滿足利他性又滿足利己性的舉動。一方面，這是個人社會責任感的彰顯，無疑對公共衛生和群體防疫具有積極影響；另一方面，佩戴口罩不僅保護自己的健康，還可以使個人免受同輩的壓力——與勤洗手相比，戴不戴口罩一目了然，自己的行為會被更多人注意，「不戴口罩就像出門沒穿褲子」。由此，口罩已經不再是單純的衛生防疫裝備，還是一件具有顯著社會文化屬性的物品，隱藏着諸多人類社會文化發展的基因與密碼，值得我們對它重新審視與思索。

毋庸置疑，從功能屬性上來看，口罩最重要的用途依然是醫學防護。在病菌容易傳播的地方，佩戴口罩是免受外部病菌入侵或氣味侵擾，從而保護身體健康的必備之物。當然，對於今天大多數普通的中國人而

較簡單：一塊長方形的多層布，在其中一條長邊的下面放進一條金屬絲，每條短邊的兩端都連有一條帶子。金屬絲可以彎曲貼合鼻樑的曲線，兩邊的帶子掛在外耳上起到固定的作用。口罩佩戴完成後，它遮住的僅是人們的口鼻。顧名思義，口罩就是要遮掩人的口鼻。

人類遮掩口鼻的歷史極為久遠，最早要追溯到各種宗教祭祀中所使用的面具。使用面具進行祭祀活動的行為，在各大古老文明中都可以發現。例如，在中國三星堆遺址就出土過令人歎為觀止的青銅面具，這些青銅面具幾乎全是方正臉形，大耳高鼻，其雙眼呈外凸狀，表情似笑非笑、似怒非怒。當然，這些古老文明中發現的面具和今天的口罩有本質差別——最顯著的差異在於遮蔽性不好，沒有醫學上的用途，而更多是象徵性的文化內涵。

當時，保有原始的萬物有靈信仰的人們，會在進行祭祀活動時將自己的面部用面具遮蔽。人們這樣做的原因是他們相信通過戴面具的方式可以讓自己所信仰的神靈降臨在自己身上。原始社會的人們在面臨災難時，無法通過自身的力量反抗，所以他們相信世界上有一些超自然的力量在統治他們，抑或是有一些外來的力量使他們經歷苦難。所以，他們試圖通過戴面具使自己獲得神

的眷顧，以祛除外在的不潔和災難。同理，塗面的行為也可以做類似的解釋。如在印第安人的部落中，極為流行塗面和人體彩繪，這樣做同樣是為了讓神的力量降臨在自己的身上，從而讓自己變得戰無不勝。

公元 6 世紀的中東地區，拜火教同波斯帝國一起蓬勃發展。拜火教也稱瑣羅亞斯德教，是為人熟知的二元論宗教之一，信奉光明，摒棄黑暗。他們認為，火可以為人類帶來光明，所以火是他們崇拜的對象。在祭祀時，為防止人的呼吸污染聖火，他們會戴上白色的半覆面面罩以遮蔽口鼻。拜火教將白色尊為聖潔的顏色，他們的面罩自然選擇了白色。這種面罩已經具有了現代口罩的外形基礎，但更為重要的是這種面罩開始從宗教儀式中的象徵含義向遮蔽外來不潔之物的衛生防護功能拓展。從某種意義上而言，拜火教的面罩是宗教面罩向醫用口罩演化的一種過渡之物。

人類社會專門為保護呼吸系統而發明的口罩其實可以追溯至公元 1 世紀的羅馬帝國。古羅馬百科全書式的偉人蓋烏斯·普林尼·塞孔都斯（Gaius Plinius Secundus）使用動物膀胱的表皮來遮蓋人的口鼻，以防止吸入有害的粉塵和汞化物。「膀胱口罩」的發明從功能上來看完全符合今天人們對口罩的基本認知——遮蓋

使所有地方都臭氣熏天。人們誤以為導致黑死病感染的原因，是這些逝者身上染上了某種臭氣，因而以為在身上攜帶鮮花可以抵禦臭氣入侵。

對於當時的醫生來說，浸過蠟的防水亞麻衣、木棍和鳥嘴面具都是最基礎的標準防護配置。如此穿戴的人遠處看上去就像是死神一樣，讓人不寒而栗。鳥嘴面具的發明者是法國的醫生查爾斯·德·洛姆（Charles de Lorme）。那麼問題出現了，為什麼面罩的外形要設計成鳥嘴的形狀而不是像後來的防毒面具那樣的豬嘴形狀或其他形狀呢？原因其實很簡單，災難折磨下的人們無法在理性上尋找到出路，便回歸了原始的信仰——很多人認為帶來黑死病的是一種既看不見也防無可防的超自然力量。於是，人們希望用代表死亡的烏鴉形象來避開死神的目光，在理性上做好防護的同時，也希望用咒術的手段躲避死亡。我們可以想象那時人們心中的惶恐、糾結和無助的心理。鳥嘴面具顯然具有功能性的價值，也具有象徵性的含義。它既不完全像今天的口罩，也與原始的面具有所差異。那是一個科學思維與原始信仰博弈的時代，也預示着現代醫學和現代口罩的即將來臨。

1895年，德國醫生米庫里茲·萊德奇（Mikulicz Radecki）發明了用紗布製作的用來遮掩醫生口鼻的醫用

口鼻，保護健康。然而，普林尼本人卻在一次觀察維蘇威火山噴發時，吸入了大量有毒氣體而死。發明口罩的人，卻忘了戴口罩，死在了毒氣之下，這也算是造化弄人了。

無論如何，這種最原始的防護措施，確實成為今天醫用口罩的功能性先祖。從此，口罩與面具面罩等面部遮蓋物分道揚鑣，不再作為一種象徵符號，而是逐漸展現出自身在醫學領域的功能屬性。這一點在歐洲中世紀對抗黑死病的歷程中更加凸顯。黑死病，也稱鼠疫。即便是在現代醫學高度發達的今天，這種最早記錄於東羅馬帝國時期的流行病，仍然可以讓許多人膽戰心驚。

眾所周知，黑死病這種在中世紀造成了歐洲大量人口損失的疾病，對歐洲歷史進程乃至人類社會發展帶來了深遠影響。人文主義思潮的興起，文藝復興浪潮的出現，宗教改革的發生，甚至現代醫學的跨越式發展都與歐洲中世紀經歷黑死病有着千絲萬縷的聯繫。

由於黑死病的恐怖流行，當時的人們可謂極盡能事地進行了各種各樣的自我防護。比如，人們會在口袋裏放入鮮花來抵禦病菌傳播。這是由於病死的人群數量過於龐大，以致屍體無法處理，只得放置在露天各處，而

口罩，這被認為是首款現代醫用口罩。現代口罩的普及與 20 世紀初兩場重大傳染病有着莫大的關聯。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當屬人類歷史上最嚴重流感之一——當時全球超過 30% 的人口被感染，死亡人數上千萬。流行性感冒，與癌症、艾滋病一樣，是現代社會人類所面臨的重大流行病之一。這類疾病由於病毒表面所覆蓋的蛋白質極易變異，所以專項疫苗的研發具有相當的難度。為防止交叉感染，口罩是醫生和民眾的必備防護用品。此外，20 世紀初全球鼠疫爆發，殃及眾多國家。1910 年中國東北出現鼠疫，疫情發展異常迅猛，伍連德醫生發明了用雙層紗布內置一塊吸水藥棉的「伍連德口罩」，在疫區廣泛推廣，大大降低了鼠疫的病死率和傳染率。伍氏口罩後來也得到了來自世界各國的醫學專家們的認可與推廣。

隨着自然科學與現代醫學的興盛，口罩也確立了其在醫用防疫和公共衛生上的絕對位置。與此同時，工業化和城市化也給地球環境帶來了嚴重污染，人們為了保護自身的呼吸系統，出現了防霧霾防污染的新口罩。再後來，口罩的用途從醫用防護和抵禦污染擴展到現代社會的方方面面。在大眾眼中，口罩的功能不僅是防護病菌侵入，在用途和款式上也開始多元化發展。

## 二、口罩的文化屬性

在現代社會，口罩早已不僅是具有防護功能的專業用品，更是折射不同民族文化和大眾心理的一面鏡子。在東西方社會，人們對於佩戴口罩的理解、認知和心理反應存在客觀真實的差異。

在歐美國家，公眾對任何形式的掩面者和蒙面人都較為反感。自 20 世紀中期開始，歐美各國先後制定了多部相關法案，嚴禁所有民眾（無論何種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在公共場合特別是示威遊行時蒙面（除政府准許的節日聚會或娛樂節目以外）。違反者將要面臨監禁與罰款的法律制裁。這一立法傳統與近代以來歐美國家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社會運動和街頭政治有密切關係。從 20 世紀 60 年代的美國民權運動到 21 世紀以來無處不在的綠色環保行動，從美國同性戀群體平權運動到法國社會的「黃背心」運動，暴力行為與蒙面行為幾乎是如影隨形。人一旦通過蒙面而隱藏身份，「蒙面之惡」將會被釋放出來。隨着恐怖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的抬頭，反對公共場合蒙面或掩面已經是歐美各國的共識。

相比之下，許多國家對掩面或蒙面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有些阿拉伯國家有明確要求，女性出門必須從頭

罩的行為總是有一種莫名的不安，而東方人則能從戴口罩裏尋找到一種安慰。東西方民眾對於口罩的文化心理區別甚大。

### 三、口罩背後的大千世界

口罩的文化史，似乎可以按照兩個坐標方向展開，即人類歷史發展的縱向坐標和當今現實世界的橫向坐標。從人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看，口罩如何從宗教面具、祭祀面罩等各種「類口罩物」一步步衍生而來？中國歷史中存在哪些關於口罩的文獻記載與重要發明？世界歷史中出現過哪些著名的口罩樣式與真實故事？我們今天所使用的口罩近代以來又經歷了哪些發展和變化？它是如何走進尋常百姓家？它又是如何從醫療防護用品變成防塵防霾利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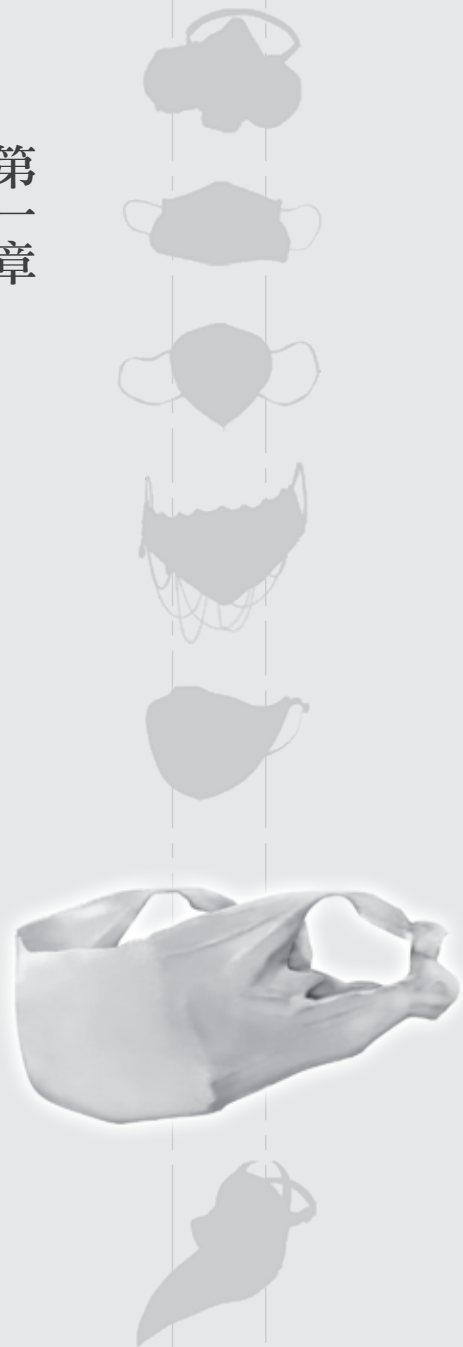
從今天的現實世界角度來看，在 2020 年新冠「戰疫」中，口罩扮演了怎樣的角色？圍繞口罩發生過哪些感人的故事？又產生了哪些不同意見和爭論？「罩」顧全球的環球詩詞大會是怎樣上演的？中國如何從「一罩難求」到「口罩自由」？美國為何出現了由口罩引發的政

到腳嚴嚴實實地包裹起來，主要服飾為長袍、頭巾加面罩，只露出眼睛，以保護其榮譽和尊嚴。在日本文化之中，也有着覆面的傳統。日本的神前式婚禮之中，女性要穿着一身白色和服，面部需要用白色的布遮擋。這樣做的原因在於，日本傳統文化中女性不被允許直接面對神靈。與此類似，在亞洲的一些民族與宗教的傳統婚禮上，女性都會佩戴遮擋面部的絹絲物品，因為新娘的面容被他人看到屬於非常失禮的行為。此外，東亞地區的女性，在生活中因為來不及化妝而時常選擇佩戴口罩，目的就是為了隱藏其自認為不完美的樣子，公眾對於在公眾場合佩戴口罩的認同度也相對較高。

除此之外，東西方民眾對於佩戴口罩存在迥然不同的文化解讀。在西方，口罩始終是與醫療衛生相關，佩戴口罩的人群無外乎醫務工作者、患病者和病患照料者。戴口罩往往被視為一種「異類表現」，只有得了非常嚴重疾病的人才戴口罩，而普通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很少佩戴或購買口罩。在東方，特別是東亞地區，口罩早就成為人們熟悉的日常生活用品，如同手套、圍巾、帽子一般，是人們防寒保暖、防塵防霾的常備之物。許多民眾也養成了出門佩戴口罩的個人衛生習慣，這既是對自我的保護，也是為了保護別人。總之，西方人對戴口

## 第一章

# 口罩的中國歷史



治分裂？戴口罩究竟是一個科學問題還是政治問題？全球抗疫之下的口罩怎麼又變成了文藝時尚界的寵兒？東西方社會對佩戴口罩存在哪些真實的文化差異？經此一「疫」，口罩會不會成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文化符號？

關於上述這些問題的分析思考是口罩文化史研究的題中應有之義，也是本書試圖去解答的重要問題。無論是縱向坐標還是橫向坐標，兩個維度共同展現的其實是看似普普通通的口罩背後所承載的人類歷史演進、社會發展、文明交流、文化傳承、習俗變遷等諸多維度的重要信息。一言以蔽之，這本書所關心的正是小小口罩背後的滄海桑田、大千世界和芸芸眾生。

在後新冠時代，我們每個人或許能夠更加冷靜和客觀地重新審視有關口罩的一切。如同經歷過 20 世紀初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的人們會保持節約的習慣一樣，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經歷也必將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打上烙印。也許從今以後，我們無論前往何方或置身何處，總會習慣性地隨身攜帶幾個口罩。它不是可有可無的存在，而是人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既然如此，我們為何不一起來了解口罩背後的故事？